

从《林中路》的两处翻译说开去

——与孙周兴先生商榷

钟 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孙周兴先生翻译的《林中路》,总的来讲,准确、简洁、流畅、典雅,既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海氏著作的晦涩玄奥,又很好地传达出了其神韵本色,但有两处翻译却值得商榷。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分析了孙先生之所以这样翻译而读者之所以也容易接受这种翻译的原因。

关键词:《林中路》;翻译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3-0054-04

近年来,学界翻译海德格尔著作用力最勤、成就最高的,当首推孙周兴先生。孙先生德、英、中文俱佳,翻译准确、简洁、流畅、典雅,既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海氏著作的晦涩玄奥,又很好地传达了其神韵本色,对于大多数迷恋海德格尔却又无法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来讲,真是功德无量! 作为一位“海迷”和孙先生的受惠者,我打心眼儿感谢孙先生长期坚持不懈的辛勤劳作,并对他所取得的崇高成就表示由衷的敬意。

翻译远非易事,更何况翻译海德格尔! 所以,孙先生的翻译偶尔出现一点小“失误”,实属在所难免。譬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一书里,有不只一处将“*insofern*”译为“因为”,从而将假定或设定的“条件”变成了实在的“原因”^①。《林中路》(*Holzwege*)一书里,《诗人何为》(*Wozu Dichter*)篇中将“*dadurch*”译为“这样一来”,从而将前后的因果关系刚好弄颠倒了^②;在《艺术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篇中将“*und zwar*”译为“而且”、“并且”,从而将另一种说法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变成了并列或者递进的关系^③;等等。

这些词都是表示句子结构关系的,对它们翻译的“失误”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这些“失误”都是容易被发现的,而且不会对全文全篇的理解造成大的影响。可是,《林中路》中有两处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下面,笔者不惮班门弄斧,就孙先生的这两处翻译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孙先生和各位方家。

一处出自孙先生翻译的《艺术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关于艺术本质的界定:

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这种开启,即解蔽,亦即存在者之真理,是在作品中发生的。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就是自行设置入作品的真理。[1](23页)

由于这段话有关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所表达的核心思想,而此文又是海德格尔的诗学名篇,因此在审视对它的翻译时目光自然也可以挑剔一些。

稍稍仔细读一读这段译文便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内在矛盾:前一句还说“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后一句却变成了“艺术就

收稿日期:2004-01-05

作者简介:钟华(1964—),男,重庆市永川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是自行设置入作品的真理”。逻辑告诉我们,这两句当中一定有一句是不确的,因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显然与“自行设置入作品的真理”有所不同。

再翻翻该文其他部分关于“艺术”的界说,除此一句外,其余均作“艺术就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

这让人疑虑顿生。翻开原文一看,果不出所料,这句“与众不同”的译文颠倒了语序。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Das Kunstwerk eröffnet aus seine Weise das Sein des Seienden. Im Werk geschieht diese Eröffnung, d. h. das Entbergen, d. h. die Wahrheit des Seienden. Im Kunstwerk hat sich die Wahrheit des Seienden ins Werk gesetzt. Die Kunst ist 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 [2](S. 25)

非常清楚,这句话也应该译为“艺术就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

海德格尔此文的思想 and 理路都很明白:“艺术在艺术作品中成就其本质(Die Kunst west im Kunstwerk)”[2](S. 2);“艺术作品”之所以成其为“艺术作品”而不同于“器具”和“物”,是因为“在作品中真理之生发起着作用”,质言之,“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Das Werkwerden des Werkes ist eine Weise des Werdens und Geschehens der Wahrheit)[2](S. 48);“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Im Kunstwerk hat sich die Wahrheit des Seienden ins Werk gesetzt)”[2](S. 25)[5]。因此,“艺术就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Die Kunst ist 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2](S. 25)。

译文中语序的颠倒是一次偶然的“笔误”吗?看来不是,因为孙先生编译的《海德格尔选集》中收录了这篇文章,该句的译文依然如故[3](259页)。那么,是否是一处“误译”呢?这决不可能!孙先生用那么准确流畅的笔调翻译过那么多海德格尔著作,那么多海德格尔玩弄的复杂玄妙的句子都被孙先生准确巧妙地传达出来了,更何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这是孙先生有意识的“改译”。

为何会有此“改译”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孙

先生此举是受了“习惯思维”的影响:“S是P”且“S”、“P”均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是西方人千百年来下定义的“经典形态”,而“艺术就是自行设置入作品的真理”的表述正好符合它的要求。相反,“艺术就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则有违这一“经典形态”和“思维习惯”。

然而,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便是彻底摧毁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尼采的源远流长的形而上学传统(虽然尼采也反对形而上学,但他的反对是站在形而上学体制内的反对;海德格尔则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反叛者和真正的终结者)^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西方哲学实施“返回步伐”:回到开端去,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那里去^⑤,让思想重新回复为既非“形而上学”也非“科学”而只“面向事实本身”的思想,它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而只关注“存在之澄明或无蔽”[4](S. 61—80)^⑥。他强调“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成其本质”,强调本质的动态生成性(Werden)而非预存的现成性(Sein):一个存在者“是什么”取决于它“如何去是”[5](S. 42)^⑦;“真理”的本质也并非知识(或命题)与事物(或事实)之间的“符合一致”,而是存在者之“无蔽”、“解蔽”或“敞开”。这就是说,“真理”并非某种静态的“知识”或“命题”,而是“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6](S. 177—202)。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强调“艺术在艺术作品的存在中成其本质”、“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是真理发生和保存的一种方式”等等的哲学根基。

再说孙先生的另一处翻译。它出自海德格尔的诗学名著《林中路》(Holzwege)的中译本的卷首题词:

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1](扉页)

这一段翻译总的来说是相当漂亮的,文笔简洁典雅,诗意盎然,很好地传达出了海德格尔这段题词的神韵。但如果对照原文用一种挑剔的目光来打量这段译文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孙先生

“改译”的痕迹。它的原文如下:

Holz lauter ein alter Name für Wald. Im Holz sind Wege, die meist verwachsen jäh in Unbegangenen aufhören.

Sie heißen Holzwege.

Jeder verläuft gesondert, aber im selben Wald. Oft scheint es, als gleiche einer dem anderen. Doch es scheint nur so.

Holzmacher und Waldhüter kennen die Wege. Sie wissen, was es heißt, auf einem Holzweg zu sein. [2](扉页)

每次读到孙先生译的“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句时,总觉得有些突兀,与其前后语境也不吻合。尤其与后面紧接着的“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在文气上颇不连贯。对照原文,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所在:该句的主语“Jeder”是不定代词,既可代人,亦可代物。但联系上下语境和文气,这里显然应为代物:代指(在林中的)任何一条路。相应地,该句似宜译为:“每条路伸向不同的远方,但又处在同一林中。”这样,与后面紧接着的“它们常常表面看来彼此相似,但只是表面看来如此而已”,就非常连贯,非常顺畅了。此外,全文第二句“Im Holz sind Wege”中的表语“Wege”系“Weg”(路)的复数,孙先生为了追求文字简洁译为“林中有路”,而按原文直译应为“林中有许多路”。德语之所以成为一种最便于进行哲学思辨的语言,原因就在于它的近乎自虐的精确。海德格尔在这里意在突出“林中道路众多且彼此相似(故而难于分辨)”,以便在紧接着的最末一个自然段里抖出“包袱”：“伐木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我想,孙先生的这

处“改译”又可能是受了“习惯思维”的影响:在交代完了“林”、“林中有路”、“它们叫做林中路”之后,自然就应该出现“人”了。于是未充分顾及前后语境和文气,紧接着就突然来了一句“每人各奔前程”云云。事实上,海德格尔在这段为他名为“林中路”的诗学文集所做的题词中,着力渲染的正是这错综复杂而又彼此相似的“林中路”(Holzwege)而不是作为“das Mann”(常人)的随随便便的“Jeder”(每个人)。唯作如是观,方能体验到这段文字中耐人寻味的禅境与禅趣;唯作如是观,方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林中路”和“守林人”这些意象的真正含义。

大家知道,出于对以普罗太哥拉为远祖、笛卡尔为宗师一直延续到尼采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不满,海德格尔一生都在批判“我思——主体哲学”。从《存在与时间》开始,海德格尔就一直在追求一种“消融主体”或者说“无主体”的哲学,譬如强调“Da-sein”(通译为“此在”)的“In-der-welt-sein”(在世界中存在)等。其实,海德格尔在哲学上之所以接受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和中国的“道家哲学”与“禅宗思想”[7],之所以提出“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的“返回步伐”[8](S.99/133—134),在诗学上之所以认为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无足轻重”,仅仅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2](S.26)[8](S.17—18),之所以不选择“艺术家”而选择“艺术作品”作为探寻“艺术本质”的“入口”,以及晚年的他之所以批评现代技术“Gestell(集置)”的力量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9](p.61—62),之所以强调“向着物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虚怀敞开”[10]等等,其原因概源于此。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在这段题词中为什么会强调“路”甚于强调“人”了。

注释:

- ①在德语中,“insofern”是“倘若……”、“就……而言”的意思;表示“因为……”一般用“weil”。但在孙译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里,“insofern”不只一处被译为“因为”。譬如,可对照 M.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Stuttgart: Verlag Günther Neske, 1997. S.267. 与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29页。
- ②在德语中,“dadurch”约等于“weil”,乃“因为”之意;翻译成“这样一来”,前后的因果关系就刚好弄反了。对照 M. Heidegger, *Holzwege*,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295. 与海德格尔. 林中路[C].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301页。
- ③在德语中,“und zwar”的意思是“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即”;孙先生可能将它等同于“und”了。可对照 M. Heidegger, *Holzwege*,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4. S.12. 与《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11页。
- ④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使命》(*Das Ende der Phie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des Denkens*)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纵观整个(西方)

- 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各种不同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通过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自己最极端的可能性并步入了“终结”阶段。参阅 M.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 1988. S. 63.
- ⑤提出对西方哲学实施“返回步伐”见于《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Aus ein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回到开端中去”的口号;所谓“回到开端”就是“返回到希腊思想那里,甚至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那里”。分别参阅 M.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Verlag Günther Neske, 1997. S. 99, 133.
- ⑥海德格尔认为,当哲学“终结”后,思的使命就是“面向实事本身”,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而只关注“存在之澄明或无蔽”。参阅 M.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 1988. S. 66—80.
- ⑦海德格尔虽然只讲到“此在”的如许特征,但“此在”同其它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性”：“此在”的“存在”就是它的“生存”；在“此在”的“生存之领会”中,同样“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这就是说,对于其它存在者而言,“此在”犹如一个“观察窗”、一个“见证者”。

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 林中路[C].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2]M. Heidegger, *Holzwege*,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4.
- [3]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上)[C]. 北京:三联书店,1996.
- [4]M. Heidegger. “Das End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 des Denkens”. *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Niemeyer, 1988. S. 61-80.
- [5]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93.
- [6]M. Heidegger, “Vom Wesen der Wahrheit”, *Wegmarken*,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6.
- [7]Translator's Preface, in “*Heidegger's Hidden Sources: East Asian Influences on His Work*”, tr. G. Parkes, Routledge, 1996.
- [8]M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Verlag Günther Neske, 1997.
- [9]T. Sheehan ed., *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tr. W. J. Richardson, Chicago: Precedent, 1981.
- [10]M Heidegger, *Gelassenheit*, Verlag Günther Neske, 1999.

About Two Cases of Translation in *Holzwege*

ZHONG Hua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un Zhouxing's version of *Holzwege* is on the whole accurate, succinct, smooth and graceful, making the difficult original work easy to certain extent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uthfully expressing its romantic charm. There are two cases, however, are worth discussing.

Key words: *Holzweg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